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六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舉措四

宋真宗景德二年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為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才識兼茂明于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材具名奏聞臨軒親策之

臣若水通曰用人之法虞之九德咸事湯之立賢無方周之六德六行六藝至漢立賢良方正之科猶為近古唐之詞章則求之愈下遺賢多矣宋真宗有志復古則唐虞三代之制可考也否則漢制賢良方正足矣而何多門邪蓋未有賢良方正而不能明體用通墳典詳吏理識韜畧宏軍謀者也然其視九德同謂之德無方同謂之賢六德六行六藝同謂之德行道藝者有間矣故古之人才出于一後之人才出于

六此道德之所以不一而風俗之所以不同也惟在
上者所立耳
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
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
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
敢妄舉而士之居家居鄉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舉官
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
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

以升甲

臣若水通曰書云舉能其官惟爾之賢稱匪其人惟爾弗任故光建論舉士之法舉主連坐則士務修其行官務舉其賢賢才出而天下治矣然而所謂經明行修者何邪夫古之明經將以修行也德性禀於天生而蒙長而不學則愚明經學問於師友所以發其蒙而破其愚成其德而行修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學

一而已矣舉措人者德行之修否而已矣此又為人
上者不可不知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
六人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
莫肯為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
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
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二寇創開邊隙使天
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

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臣若水通曰帝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舉直措枉天下之心也舉措得當則體統尊紀綱正法度修政事舉仁賢在位而天下安矣京等六人在徽宗之朝各以奸邪惑主危國而徽宗明不足以知之也君臣以酒色相娛優幸私第禮如家人則體統紊矣開邊生事和議誤國則紀綱頽矣祖宗舊章紛更殆盡則法度壞矣聚斂無經刑殺肆志則政事亂矣斥黜忠直

竄死遠方仁賢殄矣舉措若此尚何以安天下乎滿朝縉紳黨京莫言而東為布衣憤忠極論折首而不顧至今猶能使人興起於百代之下也為人君觀此思得如此人者而用之則善人進而國昌矣

孝宗乾道五年八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己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奬廉退抑奔競或材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

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為相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録故所用皆知名士

臣若水通曰俊卿允文可謂得為相之體矣夫宰相之於天下能以其身利之者蓋寡也惟以人利之則所謂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其利將普於天下矣故以人事君而宰相之職盡矣故仁不徧愛物急親賢也後之輔相者身為大臣而徒以韋布之行自勵閉門謝客而於天下人之賢否置之而不問其

亦異乎俊卿允文之見矣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閏月復置尚書省以僧格特穆爾並為平章政事阿嚕琿薩里為右丞葉李左丞馬紹參知政事蔡珠爾多卜丹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為宜詔從之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僧格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臣若水通曰人皆以元世祖之為賢君臣不信也夫賢君必能用賢去不肖世祖尚書省之復是矣然用

人失當則其國必危矧平章丞相參知政事皆朝廷機務所關乃以特穆爾輩為之可謂能用人乎况僧格之惡安童諫之而不顧舉措如此其不至于虐民誤國者幾希以是知世祖之非賢君也為人君者所宜深鑒

宋儒周敦頤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臣若水通曰孔子告哀公取人以身身心者取人之

本也賢者治天下之輔也故心弗純則用賢弗專用賢弗專則聰明日蔽於上惡政日加於下而國事日見其非矣益曰任賢勿貳蓋一則純貳則雜至於雜則賢才日遠而莫為之用矣有天下者慎之

程顥應詔上英宗皇帝書云朝廷至於天下公卿文武百職羣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

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何如耳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析而言大概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其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虞賢俊之棄遺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邪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為意

邪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自治而不乏邪臣以為致天下今日之獘蓋由此也

臣若水通曰賢才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求之有道則賢才可得也然而求之有道者鮮矣古之於賢者必自上求之後之於賢者必使下自求之則賢者必不肯求求者必非賢者也夫然後賢者退不賢者進而國亂矣如是而謂天下無其人焉不可也是故智者之求賢也必自求之求之之道盡心焉耳矣未有

求而不得者也程頤之言最為切至為人君者其念之哉

邵雍曰虞舜陶于河濵傅說築于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于中而矛戟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傅說之賢哉河濵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逺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臣若水通曰相臣之不薦賢者非無是非之心而智之弗明也多生於忌嫉耳上者忌其逼己下者忌其軋己故非惡之惡非非之非生焉非無是非好惡之本心也以大舜傅說之賢聖在唐虞商周之隆猶不免焉而況於後世哉殊不知相臣之薦賢乃己職分內事也人君之求賢乃己性分內事也何與於賢者哉故認得為己分內事則忌心釋矣故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惟仁人為能好人君相有國家之責者

其亦隱於心哉

張載理窟曰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臣若水通曰好惡吾心之天理也作好作惡則非中正矣舜舉十六相而天下蒙其福誅四凶而天下服其罪豈有心好惡之哉因民好惡而好惡之也豈堯

之時不能誅之舉之而舜獨能之哉時也時然而然
天理也民好惡而好惡亦天理也故可舉可措在四
凶十六相耳在民之心耳在其時耳帝舜之心何與
哉
胡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内選於九族之
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
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
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

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

臣若水通曰人君以天下為一體者也不禮九族之賢則親心乖離腹心賊矣不禮五方之賢則民心離散四肢解矣故內舉不遺親外舉不遺才蓋欲聯屬天下以成一體之義也誠如是也則為君者不至孤立于上而股肱耳目皆有所託矣賢才豈有不用而天下豈有不安哉

楊時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

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内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録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别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虚文而已謂宜别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録之類非古制者一

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

臣若水通曰楊時此論眞得取士之法矣夫循其名而不責其實信其言而不核其行則羊質虎皮或得以倖進而玉在石中者不得一售矣故三代兩漢人才之盛有由然也伏惟聖明學稽古昔而惟楊時之言是行焉則人才可以日盛風俗可以日美唐虞三

代之治豈難致哉特在一念轉移之間耳

張栻跋司馬光黼座銘槩有云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已莫要於任賢虛已則壅蔽消於内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内外無蔽而下情畢通泰治所繇興也

臣若水通曰壅蔽之患大矣心志蔽於内聰明蔽於外則德業不修而治道隳矣張栻推其要在於虛已任賢致虛以去其蔽於内任賢以去其蔽於外内外

無蔽則光大高明之德業可成矣然以二者論之則任賢尤在乎虛己故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書曰明四目達四聰為人君者其念茲哉

羅從彥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臣若水通曰君子之志在行道以濟時小人之心務

阿世以取寵志在行道則憂世之言日進使其君有憂世之心是以大本正而大化出矣志在阿世則治世之諛日進使其君有自肆之志是以大本惑而大亂成矣夫以君子小人之進退而治亂階焉可畏之甚也伊川曰其難其慎官人者其亦辨之於早乎

胡安國曰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

臣若水通曰不知其善而不用不知其惡而不去曰

不知者也猶可言也惟其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豈得諉之於不知乎不可言也夫知而不用則終無用賢之心矣知而不去則卒有濟惡之禍矣其為害也可勝計哉是以人主之學當在於明斷焉而已矣

國朝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

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内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臣若水通曰此太祖始立科舉取士之詔也用人之道盡之矣其與虞庭之九德成湯之立賢有周之德行道藝千載同符矣故曰懷才抱德曰經明行修曰博古通今曰文質得中曰名實相稱其為賢則一也必五者純備然後謂之賢也此聖人合一之道也至於策之者所以觀其五者之藴如敷奏言揚之道耳

非以文章取之也奈何傳世既久逐末忘本而教者與學者皆拘拘於言語華采之間而太祖立法之意澌盡無幾矣仰惟聖明務學崇本修復舊章特易易耳此固養賢用賢之大要不可不重也

洪武十六年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沈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沈進曰書云去邪勿疑所深致其戒上曰

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患小人巧於悦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已意任其所喜而不問以為怨將在彼辟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沈曰小人中懐奸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牽合傅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傅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臣若水通曰君子小人不共國而治如薰蕕不同器而藏也苟不去小人以安君子雖聖人亦不能有為皇祖所謂唐虞用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雖聖王百世不能易矣然欲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在於君身人君苟能明諸心以全天理則至明足以燭天下之微至公足以滅天下之私於理之可為不可為者知之明斷之果則小人不得以乘其間人主苟於不可為者樂為小人得以阿順曰是不可

不為苟於可為者不樂為小人得以阿順曰是不必為此固小人罔上之奸亦由人主之不明不果有以召之也旣公而明則牽合傅會之説阿諛逢迎之態舉無所容矣皇祖諭講官而審於君子小人之辨真得知人圖治之要矣聖子神孫可不致謹於此哉

國朝太祖高皇帝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為君造福而殘暴者為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忠厚臨民豈弟雖材有不

逮者亦不致於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擊搏過事風生鍜鍊刑獄掊尅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為深鑒

臣若水通曰國之治亂非自天降乃由人生者矣故用人乃為政之急務也聖祖以國之寶與蠹歸於純良殘暴之臣真知言矣然欲知二者之辨而進退之在於反求諸心心存則理明心純乎理則至明足以

知人我惟純良也故於人之純良者必知而用之雖才有不逮可恕也我無殘暴也於人之殘暴者必知而去之雖快意一時不取也然而純良用而殘暴者遠矣皇祖諭太子諸王及此欲其知當務之急其深切矣乎

洪武十八年七月丙辰上御華蓋殿與羣臣論及治天下之道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任人蓋擇衆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智為計慮

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聖慮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專於任使嚴則庸鄙之人不進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奸也是任人為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敬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終始惟終始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似信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曰國君用賢如不得已擇之審也

書曰任賢勿貳任之專也皇祖所謂嚴於簡擇專於任使真用人之法也然必擇之審然後可以任之專皇祖之明蓋已洞見其幾微矣不然則始終惟一之賢未著而奸詐忠信之人易混矣其禍敗豈小也哉

洪武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

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不遣太祖曰政謂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概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臣若水通曰書曰人惟求舊曰無遺壽耈曰無侮老成人夫老成之人其德成其識遠其更歷也多用之

則有補於天下國家也故古之聖帝明王必於老成而重委任焉蓋藉其猷謀之大以匡其所不逮也我太祖高皇帝知老成之可用也拳拳詔郡縣而禮送焉可謂得為政之首務矣聖子神孫固亦賴賢才以輔理也其以祖宗為法可焉

大明令吏令凡在流品人員果有文武長才通曉治體廉潔者臺憲官具實跡奏聞

諸司職掌凡各府州縣每歲於所轄隅廂鄉都內拔選

容止端謹無過人材一名申送布政司考覈轉行按察司覆考堪充歲貢開坐考過詞語差人送部應有賢良方正及山林岩穴隱逸之士并通曉經書儒士秀才孝廉俱各訪求到官審無過犯違碍不拘名數差人伴送到部或內外官員人等薦舉人材秀才即便行移原籍官司起取赴部如儒士秀才出題考試果否通經賢良隱逸等項人材量其才能定其高下仍取本户丁糧數目作何營生及户內有無雜役事故供結明白然後開

發送部選用如將鄙陋不堪之人一概朦朧濫舉原舉官吏依貢舉非其人律問罪
凡舉保孝廉人材秀才及山林隱逸本部即行所屬委自正官選求民間果係名實相副素無過犯之人有司起送到部咨發吏部聽用
臣若水通曰帝王之治天下也惟在得人而已矣大明令諸司職掌三事皆我祖宗舉用賢才之盛典也詳考覈之法以求其能嚴並坐之戒以防其弊可謂

至精至密矣惟聖明法而行之則天下治矣

諸司職掌一科舉凡遇子午卯酉年則鄉試辰戌丑未年則會試畢則殿試其取中舉人咨發吏部應用

臣若水通曰此我聖朝科舉之制取士之正途也鄉試會試以三年者事業之積以三年而成國之人材以三年而消長也夫以聖王德行道藝之教舉業德業合一之學日就月將而不已焉則三年有成矣以今三年考績黜陟之法則人才之進退三年可定矣

此祖宗之立法舉用之者與進退之者應其期而不謬也乎

諸司職掌巡按御史所至體知有司等官奉公廉能昭著者隨即舉奏其姦貪廢事蠹政害民者究問如律

臣若水通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舜之所以咨十二牧也胡安國曰善不蒙賞惡不即刑雖堯為君舜為臣不能以化天下是故舉直錯諸枉孔子蓋拳拳焉

臣願當斯任者明以察之健以斷之則刑賞一人而

千萬人勸懲矣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官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惇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識見優逺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論罪如律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行者率多徇私背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所得實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

今必嚴舉主連坐之法庶得實材

臣若水通曰賢才固國家之利器而濫舉尤為生民之蠹賊也取之有其道防之有其法則才必見用而用者無匪才故仁宗皇帝申舉賢連坐之法所以重敝賢之責而又嚴濫及之防並行而不悖矣我朝之治所以高出於漢唐宋者由是道也伏惟聖明勵精圖治法之以求真才以致太平天下幸甚

國朝天順間英宗皇帝一日召學士李賢曰吳與弼如

何對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君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乃命行人賫勑帛造其廬與弼接見即謂蒙朝廷厚意當赴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數月乃至入見命為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悚然驚異以為布衣召至一旦至此次日引至上前問曰久聞高誼特聘爾來對云臣草茅殘士年二十嬰疾虛怯不能出仕不敢有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情為當道論薦蒙皇上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作老疾復發數月

方能起程况年六十有八衰朽之人實不堪供職上曰宫僚亦從容閒暇且宫僚甚衆不専勞先生不允所辭於是賞文帛四表裏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辭閒日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就職若受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賢曰與弼亦願就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上曰果然亦難留也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勑令有司供月糧以終其身於是與弼感激條

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臣若水通曰書曰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而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所汲汲焉何哉徵聘隱逸所以期實用興治道也與彌常言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治天下難矣觀其言固非忘天下者然必如是而後可為則亦古天民之志矣善哉英宗之待與彌也迎而送之致敬以有禮其為聖德之光治化之助豈淺淺哉

格物通卷六十六

格物通卷六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課功上

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臣若水通曰師之爲卦坤上坎下内險外順師險道而以順行故爲師師終必有賞功之典上六師之終也故以正功言坤爲土故有裂土封爵之象程頤曰

開國封之以爲諸侯也承家以爲卿大夫也承受也
象言大君於師終功成之時因其功而命之以爵賞
功之大者則封之爲諸侯而開國功之次而小者則
封之爲卿大夫而受成家之慶然有貪殺冒功者小
人也則黜之而不用葢五爻皆陰故有小人勿用之
戒若封之使有國有家則爲政害人必多而爵賞濫
及惡德亦不足以爲勸懲而人心不服矣象又釋之
以爲夫大君之爵命者所以報軍旅之功使大小各

以其等而得其正也所謂小人勿用者固非正功之典使如此之人而用之必播其惡於衆而亂人國家矣夫立功者人臣之忠也報功者人君之正也故有天下非得而私開國承家亦非得而私因其功而差等之小人不得而與焉天下之正也夫賞之也以天下之正其勿用之也亦以天下之正聖人亦何容心哉

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臣若水通曰朱熹云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臣謂以陽剛之才而上得君下得民其功德可施是有勞也以九居三得位之正正則不矜伐是能謙也以可爲之才而得正故久而不變有終而吉也象又釋之以爲君子之有勞有謙如此而萬民之心皆服之矣夫挾勞以傲物小人之情也勞而不自伐知道之君子也以爲功非有加於我也性分之當爲也惡盈好謙人情之公也故民

皆服其謙德之盛莫與之爭功爭能者矣功高天下而不危位極人臣而不疑其有終而吉也宜矣人君立課功之法天下之公也萬民之公也九三君子之勞謙而不伐人臣當以此自考焉可也

書虞書舜典五載一廵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帝舜立朝廵課功行賞之法如此也敷陳也奏進也庸者民功蔡沉曰五載之内

天子廵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廵守之明年則東方之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廵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諸侯來朝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及服以旌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臣謂朝廵之禮非特上下交

通而已巡守所以觀政於下述職所以報政於上上下交相勸勉於政如是而政不修治不成者未之有也後世此制既廢而諸侯縱恣遂以為封建不可行易之以郡縣抑豈反本之論哉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煕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帝舜考績黜陟之法也考者核實也黜降陟升也三考謂九載也蔡沈傳曰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

賞罰明信人人自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臣伏覩國朝立三年考察外官六年考察京官之法葢本於此然以三年進退未至於三考甚者上官苛刻以爲能或逞其喜怒之私多有蒞任一年半歲而蒙黜退者雖使聖賢生於其間如孔子子産德政未能盡施而人心未易卒協則亦無以自見也伏願聖明慎任之於初久任之於後

必三載而考三考而黜陟則事皆核實而治可責成矣

周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臣若水通曰此周官之書史臣紀朝巡之典所以課功也五服者侯甸男采衛也朝者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時巡者以時而巡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建官之體

統既定然無以激厲之則人不能各勉於修職致治故周官之法必諸侯六年一朝於天子而述其職又六年則十二年也王乃分四時廵狩各方諸侯之國考其時日律度量衡之事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而諸侯則各來朝于方岳天子乃各於方岳大明其黜陟賢而修職者升之不賢而廢職者黜退之所以示勸懲之典使之鼓舞而不已也夫人主所以鼓舞天下者黜陟與奪而已然必施得其當用一人足以為

千萬人之勸退一人足以爲千萬人之懲然後可也

詩大雅江漢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臣若水通曰此詩人美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而作旬徧也宣布也召公召康公奭也翰榦也似嗣也肇開戎女也公功也詩人述宣王命召虎來江漢徧治事而布命曰昔文武受命爾祖召公奭爲國之楨榦今爾且勿以予爲言也爾祖之事可以不嗣而開敏汝

功乎若然則我當與汝以福矣夫勸功之道在激其心而爵賞次之夫人心激之以義則奮賢臣固不待賞而立功也顧人君所以激之何如耳故激之以忠則以忠奮激之以孝則以孝奮而功業隨之周宣王每於臣子效忠之日必激之以繼先之孝纘戎祖考南仲太祖所以激樊侯皇父也此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所以激召虎也此諸臣所以皆用命思奮大佐中興之功以復文武之業

也豈非由人君感激中來耶後之人主不知此義徒以爵賞畜其臣而不責其功其亦異乎先王之政矣

周禮天官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臣若水通曰此即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典而大宰掌之特加詳焉於一歲之終則令庶府百執事各修其職一歲之計謂之會則受之以聽察其所致之事以此進而告於王無功者則貶削而廢之有

功者則轉遷而置之以至於三歲則又大計羣吏之治於無功者不但廢也而誅行焉於有功者不但置也而賞行焉如此則賞罰當而勸懲嚴矣其視後世校米鹽之利責旦暮之效者豈可同年而語哉

天官司會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臣若水通曰事合衆數爲目合衆目爲凡曰參者以凡攷目以目攷數之謂也曰互者凡與數相攷數與

目相攷之謂也既參以考又互以攷則日成無遺矣積日而爲月月合衆凢謂之要故以月要而攷月成積月而爲歳歳合衆要謂之會則以歳會而攷歳成如此則治雖在四國之遠可以坐而知矣然此特掌之於司會之手而賞罰之典又在於君相故進而告於王及冡宰凡吏治惰而無功者則有廢廢以懲之也吏治勤而有功者則有置置以勸之也此所以成太平之治而垂無疆之休者有由然哉

宰夫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臣若水通曰羣都者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此云縣鄙六鄉州黨亦在其中矣財者錢穀也用者貨賄也物者百物也辟名謂僞作文書與實不相應也官刑司寇所掌是也夫辟名則財用物三者皆違於是宰夫詔冢宰誅之得辟名則財用物三

者皆長足而善矣故賞之賞罰明則課功之典舉孰有怠玩而不戒勉者哉

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臣若水通曰歲有會冢宰會之而小宰贊之月有要小宰受之而宰夫贊之日有成宰夫受之而皆得以令羣吏正要會焉蓋一事之修積而至於無事不修一日之謹積而至於無日不謹故歲會月要日成之

治宰夫皆得以令之也攷治也者小宰既有常刑之戒令其有違時令失期會者則宰夫告冢宰而誅之以法是司會攷於前宰夫正於後課功之典其至詳而至備矣

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戰盡敵為上守餘同順義為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

臣若水通曰豐大也守和同謂不相與戰而平和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朝不越爵則政成易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功之不正民焉用勸若卻至佻天以爲己庸不亦異乎單襄公仁禮勇義之論非課功制戎之定法邪

魯語展禽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

臣若水通曰展禽魯大夫柳下惠字季講論也仁者

心平故可論功也處名也夫古之聖王報德報功之典所以爲功德之勸也無故而加焉則不足以爲勸矣仁以行之知以察之夫然後施當其實也爲人君者可不慎其所施乎

晉語叔向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

臣若水通曰事職事也祿以食爵謂隨爵尊卑也稱副也先王班爵祿之制所以酬德而報功也故爵以

定職祿以稱爵凡以德與功為之差等也故紂商雖富足以行賄於諸侯然而秖以韋藩木楗而不得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者無爵祿功德故也秦楚二公子田止一卒爵祿然也豈可回於富而厚薄其祿哉

漢高帝六年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蕭何封酇侯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兎者狗也而

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
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
臣若水通曰班固嘗稱蕭何以謹信守管籥功冠羣
臣漢高封之食邑獨多宜也發縱指示之喻亦足以
服諸臣之心矣然禮擬人必於其倫宋牼說秦楚搆
兵以不利孟子言其號則不可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今以狗功為喻得無視臣犬馬之心也乎至於
葅醢誅戮相繼其已幾於功狗之一言矣豈所以報

功之典乎故高帝課功則當而其義則非後世所宜

法也

高帝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

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

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上與楚

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

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

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

雖亡參等百數何闕於漢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鄂千秋爲安平侯

臣若水通曰功以兵而成兵以食而強蕭何漕餉不絕而兵賴焉故有蕭何則天下自有成參等之功者矣無蕭何則雖百參等無所施也漢定元功十八人位次鄂千秋以蕭何為萬世之功宜第一是不易之

論矣故漢祖並封之則非徒足以報何之功且足以報千秋之功也嗚呼天下後世無千秋之見以一時之功而忽萬世之功者豈少哉

宣帝甘露三年上以四方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

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臣若水通曰功臣之圖始於博陸終於蘇武雖一時人材功業各有可觀然忠節如武者豈盡出於張韓諸人之下哉故論者謂斯舉也正遠人觀聽所係平日知畏者武而已置之於後使中國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耳然則此殆非課功之常典矣

宣帝地節二年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

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
善厚加賞賜至於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
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臣若水通曰漢宣考試功能賞賜異善勸課之典明
矣所以然者良由帝起自閭閻備知疾苦勵精為治
智慧益長故其信賞必罰吏稱民安有如此者可謂
中興之茂烈矣貞觀開元之治鮮克有終又豈足以
望之哉

元帝建昭二年京房曰古之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臣若水通曰天道遠人事邇故以功舉賢則賢者勸上以福於君下以福於民否則誤君殘民之事至矣此所謂人事也房之學雖未知聖賢之道然其爲此舉功成化毀譽廢業之說庶幾得課功之法矣至於區區祥瑞災異而已天道幽遠豈足憑耶

明帝永平三年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臣若水通曰明帝圖畫功臣三十二人於雲臺可謂善繼世祖褒功之志矣而馬援獨以椒房之親不與

夫以雲臺之繪報功也夫報功者不以其人之親疎惟以功之大小耳邊功如援斯亦偉矣而乃以嫌掩之像設不及殊非國家賞勸之公恐外戚藉口沮其建功立業之心者未必不由此也然則人君之報功者而可以不公哉

永平七年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臣若水通曰唐虞之典車服以庸昭功德也郭賀有

殊政而帝褒表之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非但
報功爾章一人而使千萬人勸則人孰不思自奮於
功德者乎後世有功德表表者則羣起而忌之從而
與碌碌常流同混是不以德章於百姓也豈不誤哉
雒陽令王涣居身平正發姦摘伏外猛内慈京師以為
有神卒於官百姓流涕為立祠作詩每祭輒絃歌而薦
之太后詔以涣子石為郎中以勸勤勞
臣若水通曰仕者世祿先王之仁政也鄧太后追惟

王渙之善政官其子石為郎中以勸勤勞非考據經典何以知此哉人君欲廣賞延于世之意者其勿以鄧后女主之政為不足法焉

安帝延光四年濟陰王即皇帝位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臣若水道曰震以畏四知不受暮金跡其清白則忠

直賢臣也被宦官之譖見殺忠氣鬱積天地神人鑒之而莫伸者久矣濟陰以幼冲即帝位乃能聽其門生之追訟官其二子賜錢禮塟及致異鳥之祥又重以中牢之祠數年忠貞之積一旦獲伸達於天地神人無間矣嗚呼㡡死者於前所以警生者於後帝亦賢哉

宋蒼梧王元徽元年正月甲戌魏詔縣令能静一縣刼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禄能静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

遷爲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

臣若水通曰盜賊之起大抵由於守令之貪殘故孔子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清源正本止欲之道也故能靜二縣三縣之盜則令之德足以及二三縣矣能靜二郡三郡之盜則守之德足以及二三郡矣以此而遷秩則賞當其功而守令知勸矣是亦足爲課功之法也

齊明帝建武元年九月壬申朔魏主宏詔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太成賒緩朕今三載一考即行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爲三六品已上尚書重問五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魏主之北廵也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自公侯已下有官者以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爲三等人無怨者壬午魏主臨

朝堂黜陟百官謂諸尚書曰尚書樞機之任非徒總庶務行文書而已朕之得失盡在於此卿等居官年垂再朞未嘗獻可替否進一賢退一不肖此最罪之大者又謂録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為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私今黜汝録尚書廷尉但為特進太子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惰由卿不能相導以義雖無大賞宜有小罰今奪卿禄一朞又謂左僕射拓跋贊曰叔翻受黜卿

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重責今觧卿少師削祿一朞又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罪亦應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盡從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無成永歸南畒又謂尚書任城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尚書于果曰卿不勤職事數辭以疾可解長兼削祿一朞其餘守尚書尉羽盧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行之

臣若水通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黜陟

行於九年之後非賒緩也俗淳事簡在位皆各思盡其職不爲奸欺就有不稱者考而未黜冀其能自盡也其不能盡者曰才力有所逮有不逮耳再考未稱而猶未黜曰才有短長臨事有過誤前考已稱其職今考不稱則必曰過誤也前考不稱今考已稱者則曰能自勉也三考皆不稱其人信不可用矣於是乎黜之此唐虞忠厚之至也周官計羣吏之治旬終則令正日成月終則令正月要歲終則令正歲會三歲

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是皆無日而不考覈而
誅賞則行於三年大計之時葢俗益薄人益偷而行
九年之黜陟則爲賒緩觀魏孝文之考績旣無唐虞
敷言明功之實又無成周日成月要歲會之詳而徒
以察察爲明雖或巧中恐傷苛刻非有道之氣象也
然而不以親而貸又自引咎其善不可誣也
梁武帝大同五年東魏丞相高歡以徐州刺史房謨廣
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惇有政績清

能與諸刺史書襃稱諭等以勸之

臣若水通曰刺史民之父母也得其人則一方之民蒙其福不得其人則一方之民受其殃高歡於政績清能者襃稱之其知所先務者與夫襃一人而衆之賢者莫不知勸其不賢者莫不知懲刺史之職處之而各得其宜矣賢愚混淆則孰肯自厲哉

格物通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六十八至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顧廷瑜

格物通卷六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課功下

隋文帝開皇元年岐州刺史安定梁彥光有惠政隋主下詔褒美賜束帛及御傘以勵天下之吏久之徙相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爲天下最時又有相州刺史陳留樊叔畧有異政帝以璽書褒美頒示天下徵拜司農新豐令房恭懿政爲三輔之最帝賜以

粟帛累遷德州司馬帝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佑朕若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範之因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州縣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臣若水道曰奏課奏計帳及輸籍也隋志每元會諸州悉遣使赴京師朝集謂之朝集使夫人性好善而惡惡也勸之以其善懲之以其惡君之責也賞罰之典也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無以治天下也故

賞其善所以戒不善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隋之課功而賞其最者三人開皇之治吏稱民安豈非勸懲之效歟人君欲使民勸顧已之賞罰何如爾道豈遠乎哉法豈多乎哉

開皇五年二月始令刺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

臣若水通曰上佐謂長史司馬也唐虞之法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庸者民功也民功莫大於教化而簿書期會次焉後世之課功惟以獄訟之平反會計之

遲速而催科政拙斯爲下下矣則其所謂功者其亦異於古乎噫課功既異乎古欲得古賢才而用之不亦難哉夫取賢於簿書期會而不責效於教化之本此古今之所以異治也歟

開皇十一年二月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遷臨潁令高熲薦曠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上召見勉之謂侍臣曰若不殊奬何以爲勸優詔擢爲莒州刺史

臣若水通曰古之治者先德教而後刑罰故人知恥恥者出其本心也後之治者先刑罰而後德教故人知畏畏者非其本心也劉曠以義理諭人而使民無訟其所謂道德齊禮而有恥且格者邪人君察天下之令有如曠者崇奬而超擢之其所以勸天下之守令以勸天下之民心者至矣夫使天下之民心知勸治之極也

煬帝大業二年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

灼然顯著者進擢之

臣若水通曰計考增級所謂拘於資格之常也德行功能則非資格所能拘矣用人而拘以資格之常則賢能者滯於下位僥倖者循次而上升賢否莫辨以是治國雖堯舜不能致理矣隋煬帝不足道也孰謂其有此善法乎雖然記曰取人以身煬帝之荒淫既無其本雖有堯舜之善法不能用矣後之人君欲爲天下得其人者姑取其法行之不以人廢言可也

唐太宗貞觀三年房玄齡王珪掌内外官考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爲陛下所委所考旣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来恒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虚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

臣若水通曰玄齡王珪在唐所謂忠直大臣也惟忠
與直則考課之是非當不忒也然而知人則哲惟堯
其難萬紀欲揩其失以濟一已之私怨以太宗知二
臣之深且猶惑焉甚矣讒人之易以蠱人主也向微
魏徵之辨則貞觀之治未可知也故考天下之君子
小人者銓衡之責也而考大臣之君子小人則存乎
人君之心耳

貞觀十七年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等於淩煙

閣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以文武平定天下大抵得羣賢而用之以共成其功也而圖像二十四人於凌煙以示不忘其酬德報功之意隆矣其為功德之勸豈小小也哉

玄宗天寶九載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

臣若水通曰奚契丹未見罪釁而祿山為設會飲誘

而坑之且貪為已功以獻所謂功辠也爲玄宗者宜明正典刑以爲擅誅者戒夫何考課之日命書祿山以上上則是非之心不明已動奸雄之竊笑矣他日竄身失國豈獨歸罪於祿山也哉

德宗貞元十年夏四月陸贄論長吏以增户加税闢田爲課績其畧曰立法齊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内人益阜殷所定税額有餘任

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此每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

臣若水通曰地有定數戶有消長稅以地定非以戶增也漢唐以來時君世主每以增戶加稅爲功必至於刻掊小民之膏脂以爲功也故王成以僞增戶口蒙賞識者至今譏之德宗之時以加稅爲最而贄獨請以減稅爲最最在民功也嗚呼人君奉天惠民設

守令也爲人君者之最守令其可不以民爲功以贊之言爲法也哉

班固白虎通曰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

臣若水通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唐虞之制也固之所云三年賞黜其周制乎成周日成月要歲會之法至是三周矣天道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者亦至是三周將變而閏矣聖人體天人之道而立三

載考績黜陟之法所以責有成也我國家立法三年各省來朝即考覈而行黜陟焉其倣成周之制隨時因俗之道至矣

宋太宗淳化四年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改爲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别置考課院主之

臣若水通曰官吏之清濁混淆由在上者無激揚之道而任激揚之責者或無公正之心故清者無所勸

濁者無所懲則亦安得而不混淆也宋太宗置審官院誠爲盛舉矣然置院則易得人則難人非難也以難得光明正大之心者也使得是人而有是心焉則所謂仁人能好人能惡人當不以已之愛憎爲人之清濁而天下自平矣

國朝洪武二年正月太祖皇帝勑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有十六

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

臣若水通曰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禮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先王崇德報功之典所以榮生者於前而追死者於後也太祖高皇帝立

廟於雞鳴山所以報諸臣者至矣其亦先王之遺意乎其視麒麟凌煙之圖而無報功之祀典者不可同年而語矣聖子神孫所宜法守焉

洪武四年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太祖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

得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臣若水通曰周官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今之吏部即其職也其任最重必得人以司之則任官惟賢惟能而天下治矣不得其人則賢否倒置而天下亂矣人主誠不可不慎擇之也我太祖高皇帝諭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以衡鑑爲言真切至矣夫鑑者必其本體之明衡者必其本體之平然後能舉以定乎物之妍媸輕重也否則我先不平不明何以正物哉所

謂明乎者非他也在於吾心也聖祖之見高出漢唐宋之君而上追三代矣伏惟聖明以祖宗爲法天下幸甚

洪武十一年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别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爲第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出

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臣若水道曰羞惡者人之良心也故聖人立賞罰之典因其良心而勸懲之耳皇祖諭吏部考績之法立三等之勸懲即成周旌別淑慝之遺意乎有是大政之行而人不知羞惡者無人心者也無人心者非人也使天下之臣庶反求諸心以體認之而得其羞惡是非之實焉則賞罰不必遍於天下而天下知勸懲矣惟聖明留意焉

永樂元年十二月丁亥太宗皇帝謂吏部尚書蹇義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爲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葢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廵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廉貪之實具奏

臣若水通曰守令者國家治亂之所係民物休戚之攸關也故郎官上應列宿其職尤爲近民尚不得循

良之吏以分任之鮮有不受其殃者使天下守令皆非其人則天下之民皆受其殃矣此大亂之道也我太宗皇帝身居九重念及四海拳拳以守令爲言必欲審用之於先而考覈之於後可謂知當務之急者矣伏覩聖明以祖宗之心爲心留意民事綜核吏治俾銓曹慎之於選授之初而撫巡監司察之於涖官之後則人人知所勸懲矣百姓寧有不安堵者乎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布政按察諸司府州縣官吏各

齎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當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陟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其伸理雖當臨刑亦必覆奏

臣若水通曰考以三年察之詳也公也必九年黜陟緣事伸理待之厚也恕也此我朝考績黜陟之法公恕並行者也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萬世課

功之原也是故太祖於考滿官員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陟焉者其有得於此與其後執政者不體祖宗久任賢才之典造生靈之福乃有一考或未及一考而去其官降其任者借使所降所去果中其人猶爲公恕之累也如非其人或有少忤上司即與此例以朝廷之重典爲一人私忿之報何以勸功而懲過哉

大明令凡各處府州縣官員任内以户口增田野闢爲

尚所行事蹟從監察御史按察司考覈明白開坐實跡
申聞以憑黜陟

臣若水通曰郡縣之職所以親民也苟得其人則如赤子之得慈母而民受其福矣我聖祖命臺憲考覈具實跡申聞以憑黜陟所以勵天下之爲郡縣者使各奉其職以宣布德意而已爾其爲民之意不亦深哉

國朝諸司職掌考功部凡六部五品以下官太常寺光

祿寺通政司大理寺國子監太僕寺欽天監翰林院太醫院儀禮司屬官歷任三年聽於本衙門正官察其行能驗其勤惰從公考覈明白開寫稱職平常不稱職詞語送監察御史考覈本部覆考其在京軍職文官俱從監察御史考覆各以九年通考其四品以上官員任滿黜陟取自上裁其在外有司官三年考滿給由到京考覈平常稱職者遇缺借除京官亦以九年通考

一凡内外入流并雜職應考官員任滿給由赴京本部

從實考較才能優劣依例黜陟果有殊功異能超邁等倫者取自上裁

臣若水謹曰漢唐以下考課之法不同行之不能無弊我聖祖斟酌古制凡内外官三年一考九年通考而黜陟之與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法脗合矣夫如是則賢才無淹滯之虞不賢者無僥倖之望而天下治矣其盛矣哉

國朝節行事例在京六部太常寺光禄寺通政司大理

寺國子監太僕寺欽天監翰林院太醫院屬官五府各衛軍職文官應天府首領并上元江寧二縣官俱從本衙門正官考覈應天府五品以下官從監察御史考覈監察御史從都御史考覈給事中從都給事中考覈東宮官王府官尚寶司中書舍人都給事中儀禮司行人司正官從本衙門將該考官員行過事蹟并應有過犯備細開寫送吏部考覈又曰凡在外府州縣官三年考滿先行呈部移付選部作缺銓註司勲開黄仍令給由

其見任官將本官行過事蹟保勘覆實明白攢造文册文簿交付本官親齎如縣到州州官面察言行勤惰從實考覈稱職平常不稱職詞語送府州到府府到布政司亦如之以上俱從按察司考覆仍將各詞語呈部直隸府官送監察御史考覈吏部覆考類奏以上三年考滿平常稱職者對品别用不稱者降黜俱以九年通考
又曰凡各布政司按察司鹽運司屬官從本司正官考覈按察司首領官從監察御史考覈其餘衙門並從本

按察司覆考茶馬鹽課司正官至首領官并在外軍職
文官俱布政司考覈按察司覆考布政司四品以上按
察鹽運司五品以上正佐官三年考滿給由進牌俱從
都察院考覈吏部覆考黜陟取自上裁
臣若水通曰自帝舜咨二十有二人之後立考績黜
陟之法而課功之典肇於此矣然才德出衆者固非
三考之可拘其庸劣苟容者而亦例以三考進焉安
在其能咸熙也故曰執簿呼名一吏足矣蓋事固有

時異勢殊者變而通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夫常格之設可以待常材者耳師其意而不師其迹以成咸熙之績惟在聖明善體祖宗之良法美意焉

格物通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六十九

明　湛若水　撰

任相上

易渙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臣若水通曰天下以一而治以渙而亂六四柔順居正之臣上承九五剛正之君道之同而任之專剛柔相濟以一天下之渙而羣之乖者合散者聚大善之吉也民歸於一統而無異志其聚若丘之大矣夫渙

者天下之變也渙而濟者天下之功也有高天下之見而後成天下之功豈常人之思慮可及哉人君得斯人以爲之相天下有不足治矣

書虞書舜典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任大禹作相之言咨嗟也四岳一人而主四方諸侯之事者也奮起也熙廣也載事也亮明也惠順也疇類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

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臣惟百揆乃唐虞之相職亮采惠疇即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隂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也周分二職六人唐虞皆統於百揆我朝建官有三太三少其制最爲近古然三公或未能常與天子坐而論道三孤或不能與三公貳而弘化是以隂陽未盡燮和天地未盡位育耳仰惟聖明修唐虞盛典復祖宗故事時召公卿與之論道燮理以和隂陽以位天

地以致祥瑞以消災變天下幸甚

書商書咸有一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陳告太甲以用人之道也官百官也臣總百官大臣而言也賢有德者也才有能者也左右者輔弼大臣也坐與天子論道爕理非碩德重望不可故曰惟其人難者不輕易之意所謂進賢如不得已也慎者謹擇之意所謂真知灼見也既得

人而用之則又惟和而可否相濟惟一而始終如一以爲上則裨益君德以爲下則惠愛兆民臣職所繫之重如此此所以當慎也人君欲成德以下布於民者可不謹於用人乎

商書說命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臣若水通曰此商高宗命傅說爲相之事也爰於也左右言常相親近也台我也史臣記高宗以夢得說

之後審知其賢於是立之爲相又常置諸王之左右而親炙之蓋欲近其人以學也乃命之以朝夕納誨無時不進善言以輔其德可謂知所本矣臣謂德者吾心之理也人人同此心人人同此理况人君聰明出衆者乎但爲衆欲之攻比之匪人故德日壞若與善人居則或因事納忠或應時諫正所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其功至大蓋人君天下之本而君心又人君之本君心正則萬幾不足理矣孟子曰人不足與

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命説納誨不曰規過而曰輔德眞所謂知所本哉

説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臣若水通曰此傅説告高宗之言也官者六卿百執事也爵者公卿大夫也官非才能不能理故曰能爵非有德無以稱故曰賢所用而惟賢惟能則治矣所用而私昵惡德則亂矣是故治亂由人而生者也人君欲撥亂圖治者必審於用舍之際哉

周書召誥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耉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臣若水通曰此召公告成王崇信老臣之言也冲幼冲也嗣者繼位也遺忘棄也壽耉老成之臣也稽考也矧況也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踈遠故召公言今王以幼冲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輔相之臣所以然者蓋言其老成能稽考古人之德蓋自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皆是一德老臣能

知之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蓋人與天一也老臣得天之理故謀合天之心知天之所爲是尤不可遺矣無遺壽耇蓋君天下之要務後之人君欲稽古敬天可不重耆舊之臣乎

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舉殷六臣之輔殷者以留召公也格至也太戊者太甲之孫也伊陟伊尹之子也保衡即伊尹也巫咸臣姓名祖乙太戊之孫也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高宗之師也召公欲告老而去周公留之言我聞昔成湯既受天命而爲天子當此時則有伊尹輔之故其功至於與天作配其後尹又輔太甲若太戊之時又有伊陟臣扈二人輔之故功格于上帝又有巫咸治王家之事若祖乙之

時則有巫賢武丁之時則有甘盤輔之周公歴舉言之欲召公匹休於前人未可言去也臣謂六臣皆殷之賢相也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起敬欽慕之人君世主必思得如是之賢相而相之則格天格帝之功烈不難致矣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玆知恤鮮哉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率羣臣同戒成王以立政用人之言也拜手稽首者手至首又至地也嗣天子王者言成王繼位爲天子也咸皆也常伯者牧民之長也常任者任事之公卿也準人者守法之有司也綴衣掌服器者虎賁執射御者此見周公率羣臣進戒一時首尾相承言語氣象當羣臣拜手稽首之時周公從旁先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於是羣臣用皆戒曰王左右之臣有常伯切於牧民者有常任

切於任事者有準人切於守法者三事之外有綴衣有虎賁雖執服器射御之小然朝夕狎近君德尤所係重羣臣言未終周公即嘆息繼言之以盡其意曰美哉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夫三宅大臣所以贊襄治道國家倚為休戚誠不可不得其人矣若綴衣虎賁乃左右奔走之役周公乃慎重之至與三宅之官並稱焉何也蓋人主朝夕與居而氣體之習染心術之轉移常必由之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

后自聖所繫豈小小哉伏惟皇上於公卿大臣慎擇其人有德望者居之至如外則錦衣衛內則衣服食御之司左右近侍之人必擇誠實謹厚老成者用之則內外夾持涵養君德輔成王道有不難矣

立政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臣若水通曰此亦周公率羣臣進戒成王之言也迪

行也競强也籲俊求賢也宅任也事即常任也牧即常伯也準即準人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茍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九德者即臯陶言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者也言古之人有能行此慎於任用之道者惟有夏之君大禹當王室大强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也而夏之大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今臣等拜手稽首於我后矣而言曰能任

爾任事之公卿能任爾九州之牧伯能任爾守法之有司茲惟后矣言如此然後稱其爲君之實也由是觀之則人君之道在奉天以致治致治之要在用人而已矣帝舜所以無爲而治者有人以任之耳雖然孔子告哀公曰人道敏政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夫君道在求仁而已矣仁存則德立德立則道行道行則身修身修則得人得人則君臣上下交泰而政治出矣伏願聖明留心講求焉

立政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恊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臣若水通曰此亦周公與羣臣告成王之言也亦越者繼前之辭也陟升也丕大也釐治也耿光也三宅即常伯常任凖人之官也三俊謂有三宅之才者湯自七十里升為天子大理上天之光命敦典庸禮命德討罪皆天命昭著於天下然丕釐耿命在用人以

共理故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蓋三宅三俊所以輔君之治人君所以理天之事者也知君之事即天之事即知不容以不謹於擇人以圖治矣此在人君所汲汲以求之者也

立政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臣若水通曰此亦周公述文武用人之家法以告成

王也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真知其心術之善不但取其才可辦事而已知之旣真然後推心委任之宅俊所司莫非天職故曰以敬事上帝長伯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蓋當時宅俊有出而爲藩封者故曰立民長伯於此可見古之用人必欲知其心後世徒諜諸面或信其言無怪其官使非人而治效之不臻也歟

立政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也勱勉也上既言立政用憸人不能訓德罔顯在厥世矣故此又言成王繼自今以往立政勿用憸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如何為憸人觀其人舉動輕浮有沾沾便捷之狀者即其人也如何為吉人觀其人容止可觀進退可度而厚重平

易者即其人也一則罔顯在世一則勸相國家一舉措之間而興亡之兆已決矣可不謹乎謹之之道在心誠求之耳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訓迪百官立公孤之職也經者經綸之也燮理者調和之也孤特也陰陽以氣言易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弘大也化治化也天地以形言寅亮敬明之也太師太傅太保者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是也與天子坐而論道道明則可以經綸邦國使大經人倫各以品叙人事修則和氣致故陰陽調和也然此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故官不必備惟得其人可也又立少師少傅少保所謂三孤者其職在貳三公贊成論道經邦之治化凡

人君治化之事皆天地之事也宏化者所以敬明天地之事而輔我一人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臣謂此自秦漢以來所謂宰相所謂中書省所謂參知政事也我國朝特立三太三少之職所以遠追成周之制至爲崇重故公孤得其人則君德成治化理陰陽和天地位萬物育矣至若或有不惟其人而徒備其官是則君德治化陰陽天地萬物之否塞亦必由之仰惟皇上繼天立極以圖化理尤宜

慎選此官以答天地之付託以慰天下民物之望幸甚

周官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戒卿士以人事君之道也推謂推之使在前也讓謂與之相讓也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庶官羣臣也厖雜也稱亦舉也大臣推賢讓能推讓之心乃公心也以公感公公同則和此庶官

所以乃和也大臣妬賢疾能妬疾之心乃私心也以私召私私異則乖此庶官所以不和也庶官不和乖戾之萌生於心發於政害於事故政必雜亂而不純矣然其公其私其和其乖其理其亂皆大臣自巳分内事也故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公和氣之所致也故曰惟爾之能舉非其人亦爾私心乖氣之所致也故曰惟爾不勝其任古者大臣與物同體以人事君其責如此雖然爲人君欲知大臣之賢否者又

當以此例觀之可也

泰誓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臣若水通曰此泰穆公悔用孟明而誓衆之言也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不安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尊榮安富繫於所任一人之是夫所任之是非一人耳似無足爲邦之安危也殊不知一賢進則衆賢以類而進一邪入則衆邪以類而入泰之彖繫小往大來則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否之彖繫大

往小來則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泰則至於萬物通否則至於天下無邦焉曾謂一人之是非有不足爲邦之安否者乎爲人君者所以貴於擇相也

詩小雅節南山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臣若水通曰此周家父所作以刺王之詩也太師官名氐本也均平也維持也毗輔也弔愍也空窮也師衆也言太師尹氏爲周家百官風化之本而秉國之

均平即所謂統百官均四海者宜維持四方使綱舉而目張以上輔天子上下交通而民不至於迷可也今乃不爲均平不見愍於上天而使我衆空乏至於四海困窮矣抑以下文觀之所謂弗躬弗親所謂弗問弗仕所謂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膴仕則見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委政於姻婭之小人而以未嘗仕未嘗問者欺其君四者皆失相體之大者也而尹氏則兼之顧乃位於太師秉國均衡則均不

均衡不衡其不能維持四方毗輔天子喪亂國家必矣雖然致亂者固尹氏而用尹氏者乃王心之蔽於小人而不明不斷耳故任相者必明且斷則奸邪不惑相道得而萬國理矣

商頌長發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臣若水通曰此商人祫祭之詩頌成湯功德之辭也中葉中世也震懼也業危也允信也天子指湯也降

言天錫之也卿士伊尹也阿衡伊尹官號也詩言昔在中世之時國祚中衰亦震懼而危業矣以成湯之聖敬故天降伊尹以爲之阿衡於是伊尹相湯而左右輔弼乎湯焉夫謂阿衡左右不過輔弼以得其平可謂盡相之道矣其本在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之時其體固已具矣故能以天下爲已任相湯伐夏以王天下皆自其本發之耳故人主欲爲天下得相者必有伊尹之志而後可苟非能自立其大者而付

之咢霰覆公之餗必矣

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臣若水通曰鄆讙龜陰皆魯舊三邑所謂汶陽之田是也歸者復其舊物也不曰歸而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魯之田入於齊久矣一旦曷爲而來歸焉葢定公得孔子爲之攝相也故能深服齊人之心化强暴而爲效順耳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斬侏儒却萊夷之兵罷享禮于

野凛乎邪正内外之防此齊人所以心服而還所侵之疆相之得人之效也使當時不用孔子吾見魯其岌岌矣乎况能復數十年之侵疆耶相之得人其效有如此者然而猶攝相之耳使委心任之舉國以聽則魯之治豈不爲東周哉故國之有相猶屋之有楹所任重矣可不慎歟

禮記緇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

是民之表也

臣若水通曰此言人君當親敬宰相也大臣即宰相也富貴已過者謂徒爵祿之也言人君不能視之如手足腹心而親信之大臣者人君之股肱君德頼之以輔佐天下頼之以治安者也苟信任之不專則何以得行其道於天下哉是故百姓之弗寧也然所以致此由君之敬臣者不足臣之忠君者尚歉而徒富貴之耳是以大臣不親則不得治事而近侍之臣得

以潛窺上意以傾覆之矣然臣觀三代而下君之待臣有敬焉者而臣不必其忠宋神宗之於王安石是也臣之事君有忠焉者而君不必其敬蕭望之之於漢元帝是也夫君臣相遇之難也故將大有爲之君其任大臣也必擇天下碩德王佐之才以居之而信之必專任之必篤保之必固不爲浮言所惑不爲讒言所閒則可以坐收太平之效矣

孟子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

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臣若水通曰大有爲非常之君有志於盛德大業者所不召之臣謂其君不召之所以尊禮之也若有大疑以資其決擇則顧其廬造其室而請焉蓋吾以其德可尊而尊之也以其道可樂而樂之也使其無尊德樂道之誠如此則賢者必以德自尊以道自樂而

不屑與之共治則君之德何由而成業何由而立哉故伊尹成湯之相也成湯之於伊尹必從之學而咸有一德然後立之爲相故伐夏救民而室家胥慶以致徯后之歸矣管仲桓公之相也桓公之於管仲必從之學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父然後以之爲相故能九合諸侯而成一匡天下之業矣夫桓公之覇不足道也猶能學焉而臣況人君志於成湯之王道者可無學焉而臣之相哉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過衛及齊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

臣若水通曰曹僖負羈之妻一女子耳乃能識晉從者皆足以相何其明於知人也曰不徒夫人言之也楚子玉亦嘗有言晉公子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

忠而能力夫寬肅忠力相之體也刋其用人又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當其艱闕入國之初得數子焉亦足以霸矣特所惜者有介子推焉蓋超於功名之表者卒使隱而死綿上之田徒以志過亦何益於敬賢之道哉

國語晉語叔向告單靖公之老曰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

臣若水通曰叔向晉卿單靖公王之卿士老靖公家

臣之長也叔向聘於周而歸其老送之故語其老稱
靖公之賢而卜周之再興如此夫卿相輔天子以燮
理陰陽寅亮天地者也史佚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
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有之相道得矣如是而貳
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不亦能遠怨乎羊舌肹以是
稱之可謂明於任相之術者矣
魯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
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

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而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

臣若水通曰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愛吝也夫爲相之道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所以佐叅君德以下於民者也季文子見國人之貧不忍有衣帛之妾食粟之馬是足以爲國華矣爲君者必求如是之人而

相之可也

格物通卷六十九